

1919-1948

WENREN BIXIA DE WENREN

文人笔下的文人

秦人路 孙玉蓉 / 选编 丁聪 / 配画



凤凰丛书

PHOENIX BOOKS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

1919—1948 文人笔下的文人

郑振铎 林语堂等 / 著
秦人路 孙玉蓉 / 选编
丁 聪 / 配画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笔下的文人/秦人路、孙玉蓉选.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204-3

I. 文... II. ①林...②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775 号

责任编辑 刘 果

封面设计 黄 朝

文人笔下的文人

秦人路 孙玉蓉 选编

丁聪 配画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194 毫米 1/32 印张: 17.625

字数: 387 千字 印数: 1—8,000

ISBN7-80665-204-3
I·561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望城坡 邮编: 410205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凤凰丛书》总序

俗说凤凰不死,死后又还会再生。

——沈从文

这套小书取名《凤凰丛书》,因为凤凰和龙一样,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龙被捧得太神圣了,颇有点吓人,不是随便好搬弄的。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

《凤凰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内容主要是:

一、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的旧籍。

一、海内外关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

一、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文集的辑录和汇编。

一、文化史、自然史、民俗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

《凤凰丛书》的宗旨是宽容。入选之书,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不必要都打上

五爪金龙的印记。

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凤凰丛书》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欢迎大家提供选题,参加编辑,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伊斯兰神话中的“西摩尔格”,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

丛书主编:钟叔河

编辑:鄢琨

1986年5月20日

(1901—1911) 曹可复

曹可复著曹可复校

曹可复著曹可复校

曹可复著曹可复校

(1911—1916) 于亚明

于亚明著

目 录

(1916—1919) 于亚明

于亚明著

(1919—1926) 于亚明

于亚明著

001



鲁 迅(1881—1936)

郑振铎:永在的温情	1
林语堂:悼鲁迅	8
夏丏尊:鲁迅翁杂忆	11
郁达夫:回忆鲁迅	14



周作人(1885—1968)

冯文炳:知堂先生	36
温源宁:周作人这个人(林语堂译)	40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	43
郑振铎:惜周作人	45



夏丏尊(1886—1946)

- 叶圣陶:夏丏尊先生逝世 48
郑振铎:悼夏丏尊先生 52
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 58



柳亚子(1886—1958)

- 熊佛西:忆柳亚子 63



钱玄同(1887—1939)

- 周作人:最后的十七日 69



刘半农(1891—1934)

- 鲁迅:忆刘半农君 74
周作人:半农纪念 77
徐霞村:半农先生和我 81
李长之:纪念刘半农先生 84



胡适(1891—1962)

- 温源宁:胡适之(林语堂译) 87
张中行:胡博士 90



许地山(1893—1941)

- 郁达夫:敬悼许地山先生 94
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 97
郑振铎:悼许地山先生 104



白 采(1894—1926)

夏丐尊:白采 109

朱自清:白采 112



叶圣陶(1894—1988)

朱自清:我所见的叶圣陶 115



张恨水(1895—1967)

老 舍:一点点认识 119



徐志摩(1896—1931)

胡适之:追悼志摩 121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129

周作人:志摩纪念 134

何家槐:怀志摩先生 138



郁达夫(1896—1945)

郑伯奇:怀念郁达夫 146

郭沫若:论郁达夫 153

钟敬文:忆达夫先生 162

黎烈文:关于郁达夫 169



茅 盾(1896—1981)

吴组缃:雁冰先生印象记 174

以 群:茅盾先生生活点滴 180

宋云彬:沈雁冰 183



胡愈之(1896—1986)

叶圣陶: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196

郑振铎:忆愈之 199



王统照(1897—1957)

李健吾:怀王统照 203



罗黑芷(1898—1927)

李青崖:予所知于罗君黑芷者 207

陈子展:追忆罗黑芷先生 210



庐 隐(1898—1934)

刘大杰:黄庐隐 215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 218

谢冰莹:黄庐隐 224



谢六逸(1898—1945)

茅 盾:忆谢六逸兄 228

郑振铎:忆六逸先生 235



朱自清(1898—1948)

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239

俞平伯:诤友 244

郑振铎:哭佩弦 249

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 253



田 汉(1898—1968)

赵景深:田汉

260



丰子恺(1898—1975)

陶亢德:《贫贱江头自浣纱》

264

赵景深:丰子恺

267



闻一多(1899—1946)

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271

吴 晗:哭一多

275

熊佛西: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

279



耿济之(1899—1946)

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287



老 舍(1899—1966)

梅 林:老舍先生二三事

293

罗常培:我与老舍

298

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

302



刘梦苇(1900—1926)

朱 湘:梦苇的死

305



应修人(1900—1933)

楼适夷:记湖畔诗人应修人

311



杨 潮(1900—1946)

夏 衍:哭杨潮

320



熊佛西(1900—1965)

赵景深:熊佛西

324



穆木天(1900—1971)

蒲 风:穆木天

326



阿 英(1900—1977)

柳亚子:怀念阿英先生

328



冰 心(1900—1999)

子 冈:冰心女士访问记

332



蒋光慈(1901—1931)

郁达夫:光慈的晚年

342



王礼锡(1901—1939)

钱歌川:纪念王礼锡

347

熊式一:怀念王礼锡

354

老 舍:去年今日

358



鲁 彦 (1901—1943)

傅彬然:忆鲁彦

360

巴 金:写给彦兄

365



冯文炳(1901—1967)

周作人:怀废名

369



王以仁(1902—1926)

郁达夫:打听诗人的消息

375



石评梅(1902—1928)

陆晶清:我哭你唤你都不应

379

李健吾:悼评梅先生

384



柔 石(1902—1931)

林淡秋:忆柔石

390



韦素园(1902—1932)

鲁 迅:忆韦素园君

397

李霁野:忆素园

402



罗 淑(1903—1938)

巴 金:纪念友人世弥

415

黎烈文:关于罗淑

419



朱 湘(1904—1933)

苏雪林: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423

柳无忌:我所认识的子沅

430

罗皑岚:朱湘

438



丁 玲(1904—1986)

沈从文:记丁玲(节录)

446



孙大雨(1905 — 1997)

沈从文:孙大雨

454



梁遇春(1906—1932)

冯文炳:悼梁遇春

458

石 民:忆梁遇春

461



缪崇群(1907—1945)

巴 金: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464

靳 以:忆崇群

479



陆 蠡(1908—1942)

巴 金:怀陆圣泉

484

唐 弢:圣泉纪念

489

靳 以:忆圣泉

492



柯 灵(1909 — 2000)

赵景深:柯灵

496



周木斋(1910—1941)

柯 灵:伟大的寂寞

498

唐 弢:悼木斋

503



丘东平(1910—1941)

胡 风:忆东平

507



萧 红(1911—1942)

丁 玲:风雨中忆萧红

519

罗 荪:忆萧红

524

许广平:忆萧红

528



叶 紫(1912—1939)

任 钧:忆叶紫

532



骆宾基(1917—)

萧 白:记骆宾基

540

编后记

549

009



鲁迅(1881—1936)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
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
足以语鲁迅。

——林语堂《悼鲁迅》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001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 Isis 看 Do-

brow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

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塾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